拜谒涂山

许玉军

四千年多年前，大禹借助与涂山女联姻，召命诸侯，劈山导淮，治理水患，安定天下，在涂山留下众多人文遗迹和历史传说。

从怀远涂山南面踏过一段崎岖的山路，映入眼帘的是一道水流潺潺的峡谷，岩壁上刻着“启母涧”三个大字，该涧因大禹的妻子涂山氏女而得名。沿着启母涧清澈的溪流溯源而上，时而在窄窄的木质台阶上与游人摩肩接踵，时而踏上凸凹不平的石阶亦步亦趋地向山上攀行，由于山势陡峭，每攀爬一步都觉得有些力不从心。

据说，这条险峻的栈道一共修琢1314个台阶，寓意大禹和涂山氏女的爱情一生一世忠贞不渝。此时此刻，攀登山路的艰难跋涉，让我联想到那个水患连连，原始简陋，民不聊生的远古时代，大禹和他的子民们该度过了怎样的艰辛岁月。当我与游人鱼贯登上涂山绝顶，走进禹王宫的一刹那，一种肃然起敬的庄严和肃穆油然而生。

禹王宫，俗称禹庙，庙前耸立一尊高大的石碑，碑上刻着古朴苍劲的“有夏始祖之庙”，该句乃摘录司马迁的《史记》。禹王宫始建于汉高祖十二年(公元前195年)。相传汉高祖刘邦统军镇压英布，路经涂山，饱览大禹遗迹，为使后人永远怀念这位先贤治水之功，就下令在涂山顶峰建造了禹庙。据载，唐代时，禹王宫就已有道士居住，一位叫李慎羽的道长，从长安引进石榴种植于涂山当地，由于这里气候和水土适宜，时至今日怀远石榴名扬天下。

禹王宫现占地3400多平方米，坐北朝南，按八卦方位排列，共有十个院落，有钟楼、鼓楼各一幢，殿宇房室40余间。禹王殿为歇山顶式建筑，屋面原为绿色琉璃瓦，今覆以青瓦。殿内正中奉祀大禹彩塑巨像，皋陶、伯益配祀左右。禹王宫主体建筑共有五进。其中，第二进里殿北东壁间嵌有苏轼书《涂山诗》石刻。第三进是禹王殿，殿内悬有木刻诗画数轴及楹联多幅。苍龙阁前现有一株雌雄同株的垂乳银杏，生机盎然，果实无核，堪称一绝。

走出禹王宫大殿，即将日上中天，我来到大殿北面的朝日崖，这是涂山观日出、看云海的绝佳之所。此崖君临大涧，其下悬崖峭壁，异常陡峻，石上镌刻“朝日”二字，相传为明代理学家朱熹所书。伫立朝日崖眺望山崖下素练一样缓缓流淌的淮河，不禁心潮起伏，远山和近水，城市和村庄，田园和阔野，将古老的珠城大地氤氲成一幅幅壮丽的画卷，令人流连忘返。

在涂山之南的半山腰上，有一尊巨石如慈祥的妇人端坐于山崖上，这就是传说中的启母石，亦即望夫石。相传大禹娶了涂山氏女，婚后三日便远离家乡治理水患去了，曾经三过家门而不入，一别十三载从未回家与妻子共享人伦之乐。涂山氏女每天在半山腰向南眺望，苦苦地盼着丈夫归来，可是，望穿秋水不见夫君。由于朝思暮想，精诚所至，终于化而为石，孤独地守望于昔日约会的老地方，望夫石因而得名。明代才俊邑贤袁赋诗云：“涂山之国临淮海，山中石母几千载。苦历冰霜不事妆，任教风雨颜无改。独坐崖头望百川，怀襄疏濬为桑田。平成底绪非无日，不恤三过实母贤……”。由此可见，古往今来的游人在凭吊大禹的同时，必然要对这位慈善贤能的开国母后致以敬仰和赞美。

安邦石和定国石乃是涂山著名的奇石之一，禹王宫偏东南，位于神马涧和石婆婆洼之间，在林木掩映的巨石上刻有稳健的“安邦”两个大字，即是“安邦石”；禹王宫北偏西蛇倒撑洼与佟洼之间，一巨石兀立道旁，上书刚劲有力的“定国”大字，即是定国石。从安邦石向南俯视可观赏到淮、濠二水波光萦回的浩荡之美，从定国石向北鸟瞰可饱览涡口、怀城(怀远)如火如荼的繁华景象。据载，安邦、定国墨迹，出自宋代大文豪苏东坡之手。东坡崇敬大禹精神，安邦定国乃颂扬大禹这位华夏始祖治理水患，安定民心，天下升平，国泰民安的丰功伟绩，开创了夏王朝四百余年的伟大基业。

涂山的圣泉和灵泉同样吸引着游人驻足观瞻，这两口名泉不仅有史料记载，更有美丽的民间传说撩动游人的心弦。据清嘉庆《怀远县志水利志》所载，“涂山西侧有圣泉，旧志云一名灵泉。”宋代大学士宋濂在《游荆涂二山记》中有：“微径有灌莽，抵石罅，储泉一泓，味甚甘，覆以生芡，日圣水亭，取水以雨多验。”又有嘉庆《怀远县志域志》引用康熙《凤阳府志》曰：(禹)庙西下陡峻处有灵泉清莹，四时不竭，遇旱祷雨，泉边辄应。故镌石曰灵泉。

至于这两口泉水的来历却源于美丽的民间传说，相传圣泉和灵泉是涡水和淮水中河蚌仙姑的化身。河蚌仙姑对淮河水怪无支祁贪婪成性、兴风作浪、谗害百姓、殃及天下的恶劣行径，深恶痛绝。在大禹治水大军与水怪无支祁殊死决战的关键时刻，水怪施法，水源断绝，饥渴难忍。为救禹王大军，两位仙姑不惜牺牲自己的酮体，用灵魂化成两眼深邃而澄澈的清泉，助阵禹王终于消灭了水妖无支祁。圣灵二泉恪守涂山腹部，年年岁岁目送淮水东流。泉上摩崖石刻“圣泉”二字，相传出自大文豪苏轼之手；圣泉南侧峭壁上“灵泉”二字，相传乃宋代濠州太守刘仲光题刻。据说，宋代建有“祷雨祠”，元代建有“圣水亭”，体现了地方官员为百姓求雨祈福的良苦用心。另据科普资料显示，圣灵二泉富含多种对人体有益的微量元素，用其泡煮涂山云雾茶，芳香萦绕，唇齿留韵。

位于白虎崖下的悬崖峭壁上镌有“旷览平成”四个大字，据载，是清代杰出的书法家、篆刻家邓石如的墨迹。邓石如自幼聪颖，大器早成，20岁就赢得书坛权威、经学大咖、金石名家和文坛泰斗的一致盛赞。他是“篆、隶、真、行、草”诸体俱全的书法大家。邓石如钟情于古老的涂山文化，崇尚大禹精神，游历涂山时留下这大气磅礴的笔墨瑰宝。“旷览平成”字体沉雄朴厚，笔触独到精深。旷览，即放眼远望，高瞻远瞩。平成，即地平天成。古籍显示，该句出自《尚书.大禹谟》，舜曰：“俞！地平天成，六府三事允治，万事永赖，时乃功。”《孔传》诠释云：“水土治，曰平；五行叙，曰成。”果不其然，笔者登临涂山极顶，远眺山川大地，田园风光，楼宇村舍，如诗如画，一览无余。

置身涂山文化语境，总有看不厌的历史掌故，赏不尽的人文景象。这里文化积淀深厚，历史遗迹数不胜数。诸如大禹召会诸侯议事的古村落禹墟、劈山导淮留下的杰作荆山峡、悲怆孤绝的卞和洞、人仙和美的狐仙洞、佛教圣地三皇庙(三圣寺)、天下第七泉白乳泉、美丽的传说凤凰池、震慑诸侯的上下洪、荆山古城遗址，以及诸神徜徉的卧仙石、涂山氏女生育夏启的台桑、大禹和涂山氏女恩爱相随的鸳鸯石、象征大禹与涂山氏女爱情之美的候人兮猗、历代官员朝拜大禹的歇马亭和拴马石等等，不胜枚举。

三国的曹操父子、唐代的柳宗元、宋代的欧阳修、苏轼、黄庭坚、明代的朱熹等名流宿儒，均在此留下众多赞美涂山、歌咏大禹功德的妙词佳章，为涂山积淀了深厚的文化底蕴。虽逾数千年风雨洗礼，却仍然久盛不衰。

这些关乎家国大计、关乎子孙后代、关乎民族未来的人文元素，如同源远流长的淮河神韵，激励着一代又一代华夏儿女瞻仰、传承和光大。

仙人湖

赵 昊

水滟青青山着墨，一览湖光风作笔。波纹映霞霞不知，心中泛起涟漪。

从霍山县著名的网红大桥双湾大桥前行约6公里，便看到霍山非著名景点——仙人湖的路牌了。

说它是霍山县非著名景点，我觉得一点也不冤。毕竟和霍山县境内的南岳山、佛子岭水库景点来比，它并不出名，可能也只有霍山少数人熟悉。就连我这个土生土长三十几年的本地人也是偶然才发现。

谈起偶然，那是一个晴朗的上午，我们一家准备驾车从霍山县经开区往黑石渡方向来个一日游。在一个极窄的岔路口边，发现了一块小小的蓝色牌子，上面写着“仙人湖”。在好奇心的强烈驱使下，我便开上了这条曲折的小路。

曲径通幽，路的两边是一望无际的绿色，空气中则弥漫着淡淡的草香与清新的竹韵。车子沿着小路缓缓前行，仿佛是在绿海中遨游。

林尽水源，小路突然变得开阔起来，在一个下坡的转角处，一座静谧的湖泊呈现在眼前。湖面碧波荡漾，阳光洒在湖面上，如同点点碎金，美得让人心旷神怡。湖周围被墨染的山峦环抱，连绵起伏，倒映在水中，形成了一幅宁静而美丽的画面。湖边停靠了几艘小船，几位游客正在悠闲地垂钓。湖中央，一只野鸭飞翔着掠过湖面，为这宁静的景色平添了几分生机。

闻香止步，呼吸着湖上飘来的草木清甜，感受着大自然的馈赠。我们漫步在湖边，悠悠然欣赏着。湖岸边，树木的嫩枝随风轻摆，似乎在向我们诉说着仙人湖的故事。脚下的木板栈道偶尔发出吱呀呀的声响，为这宁静的午后添上生动的音符。

我默默地闭上眼睛，静享着大自然才能发出的协奏曲。妻子看到我这样，则在一边打趣地说道：你平时到了某某名山，又是感慨万千，又是吟诗作赋。怎么今天到了这儿，反倒说不出个所以然了？

霎时间，我的脸一红，像极了做错事被逮住的孩童。但转念一想，妻子的话不无道理。这座山，这片湖，像是大自然无意间搭起的一个舞台，没有观众，没有掌声，只有清风和阳光作为最忠实的观众。它们静静地观赏着，不喧闹，不张扬，只是存在，只是展现它们最真实的一面。

由境及人，我们生活中的种种竞赛与追逐，让我们蒙眼奋力向前，有时候却只是为了赢得一声赞许。而在这无尽的追求中，我们或许已经遗忘了初心，迷失在他人评价的迷宫里。赞誉与肯定化为了我们心中的屡景，引领我们不断地在他人设定的路线上航行，哪怕那并非我们真正渴望的方向。我们可能为了迎合他人的目光，隐藏了真正的自我，将梦想和热情束之高阁，仅仅为了换取那些虚无缥缈的认同……

我曾自诩怀才不遇，但现在我明白，与其等待世界发现我的才华，不如我自己去开拓一片天地。与其在无休止地比较中消耗自己，不如专注于精进技艺，让作品说话。只有当我们真正为自己而活时，才能发现生活本应有的色彩，以及那份属于自己的辉煌。

我渐渐睁开眼睛，看着眼前的湖面，波光粼粼，如梦似幻。湖面倒映着我普通的面庞。那是我吗？但……那不正是我吗？

阳光渐渐西斜，湖面上的金色波光也随之变幻成红色的霞光，仿佛为我们的旅程画上一个完美的句号。车子缓缓驶离，仙人湖也渐渐消失在我的视野中。但我知道，这个偶然发现的非著名景点，将会是我人生旅途中的一个重要地标，提醒我无论走到哪里，都要保持初心，活出真我。

从那时起，我就告诫我自己，不要忘记欣赏身边的风景，不要忘记倾听内心的声音，不要忘记，我们其实一直在追求的幸福，可能就藏在那些看似平凡的瞬间。

敬亭山随访

汪 雨

当我途经宣城时，细心的朋友特意为我安排了在敬亭湖宾馆小住一晚。次日清晨五点，我从睡梦中醒来，来到宾馆后门的敬亭湖公园锻炼。沿着湖边漫步，只见湖面上水汽蒸腾，如雾如烟，朦胧中，拱桥和曲廊仿佛海市蜃楼般在微红的晨光中若隐若现。我一时有些迷失了方向，便打开手机导航，才发现自己竟站在敬亭山东大门旁。此刻，李白的《独坐敬亭山》不由自主地在我脑海中浮现：众鸟高飞尽，孤云独去闲。相看两不厌，只有敬亭山。在我的印象中，皖南的山峦虽不一定雄伟，但必定小巧玲珑、精致无比，与中国传统审美观十分契合。

敬亭山东大门处，有一大一小两座门坊，均为后期重建，上面分别刻有楚图南、欧阳中石题写的“敬亭山”以及刘夜峰题写的“江山如画”等字样。沿着宽阔的柏油路前行，道路两旁的茶园在薄雾中显得格外翠绿，想必敬亭山的茶叶品质一定上乘。大约走了十分钟，便到了公园大门，一块大石头刻着“敬亭山国家森林公园”。

公园的管理十分人性化，大门的伸缩门特意开了一个闸口，以便百姓们清晨入园锻炼。公园八点开始售票，门票价格为60元，也不算便宜。

我并不想进入公园，公园里锻炼出来的人告诉我，上下山只需40分钟。我最终还是下定决心，一探究竟敬亭山，更要去看看李白曾经独坐的山峰。山路宽敞且坡度平缓，沿途有竹海、双塔寺、相思泉等景点。我的目标很明确，就是登上山顶，寻找太白曾经独坐的制高点。为了纪念诗仙，人们在山上修建了太白独坐楼。站在山顶，视野极为开阔，颇有“会当凌绝顶，一览众山小”的感觉。

在太白独坐楼的楼下，住着一位看门的老人。我对他说：“老人家，您在这山上居住，空气清新，还能与诗仙神交，真是有福气啊，肯定长寿。”老人笑着回答：“这里唯一不方便的就是买菜，偶尔有朋友上山，才能一起喝上两杯。不过，上下山买菜确实不太方便。”看他喝酒的样子，还真有几分诗仙的神韵。遥想当年，李白是否也曾在此处独酌，望着悠悠天地，独自落泪呢？

我沿着原路下山返回，途中偶遇一位出差到宣城的同龄人，他也是慕名而来。我们边走边聊起李白的一生，感慨万千。李白的一生，充满了坎坷与波折，但他的精神世界却无比丰富和充实。他的浪漫主义风格作品，千古流传，他也被誉为“诗仙”，堪称千古奇人，仿佛是文曲星下凡。

那个时代要说文曲星，除了李白还有一位大家，那就是王维，历史总是如此有趣，他们俩都和敬亭山下安葬的玉真公主有交集，玉真公主是唐玄宗胞妹，16岁出家，研习道教。玄宗喜欢这个妹妹，妹妹又喜结交文人雅士，玉真公主推荐的，玄宗基本委以重用，李白号称诗仙，性格放荡不羁，得罪权贵。王维号称诗佛，自然更得玉真公主赏识和推荐，但是安史之乱影响王维。李白七次登临敬亭山，独坐敬亭山，可能也是诗仙对山下玉真公主的反思。

李白在《梦游天姥吟留别》中有“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，使我不得开心颜。”这样几句诗，我尤为喜爱，展现了李白蔑视权贵、追求自由和尊严的高尚品格与精神境界，也反映了他对自由人生和理想境界的执着追求。在当今时代，我们更需要李白这样的人，守住人生底线，拥有浩然正气的品格，勇于追求自己的梦想。

二嫂

徐 航

自今年三月初，我为了写一部较长的作品，来到上海小女儿这儿小住。前天，合肥老家侄子打电话来，说“二妈今天早晨走了”。二妈，其实是他们的母亲，因为她的丈夫、我的堂兄徐本金，行二，孩子们都习惯这么称呼她。

我的这位二嫂王韵荷，当涂县乌溪镇人，1936年生，今年虚岁89岁，也算高寿了。二哥比她大三岁，80岁那年与世长辞。这一下，夫妻二人可在冥府团圆了。

当涂县人，为何能与合肥城郊乡下人联姻？因为我的大伯父自解放前夕开始，便在芜湖大砻坊经营手工织布，手下有几个织工，徐本金在列。王韵荷故乡乌溪镇距芜湖不远，家境不好，也没读什么书，十六七岁便到大砻坊织布聚集区学“打纱”(织布前的一道工序)，这样就与我二哥相熟、相知，继而谈起了恋爱，1954年在芜湖结了婚。

1956年安徽大水，芜湖水头更大。二哥就与二嫂回合肥故乡、距合肥小南门15公里的三十庙来了。确记得，二哥一副担子沉沉地挑回他俩的家当，二嫂也手提肩挎，兴冲冲地来到了婆家。

那时二嫂20岁，一米七的个头，丰满白皙，面孔俊美，剪着齐肩的二刀毛，每天早晨都刷牙，糯米小牙洁白闪光。这一下，顿将三十庙女界比下去了，邻人们都夸赞：“徐本金娶回了一位七仙女！”

大伯父也回合肥老家来了，大伯母早逝，一家就三口人过日子。我的二哥一字不识，最大优点是身体结实、干活卖力、为人老实厚道。小家自然由二嫂当家。其实家里一贫如洗，住屋更是逼仄，也无什么家底可“当”。但是，二嫂毫不嫌弃，随遇而安，将日子过得有滋有味。

二嫂毕竟出身农村，又加实际锻炼，凡农活中妇女常干、能干的，诸如栽秧割稻、耘田锄地、兴菜养鸡、采摘点缀，全是样样精通。更关键的是，她为人谦恭，紧睁眼，慢开口，甚得众人喜欢；加之她精明睿智，同人交易时，别人还在计斤较两，她心里已把钱数算出来了。如此，二嫂自然在三十庙立住了威势。

彻底扭转二嫂命运的，是在1960年春天。老一辈人都记得，那是共和国饥馑最难熬的岁月。由于二嫂精明、能干，不知哪位领导高看，封她为三十庙(汤店大队一队)“食堂主任”。

农村食堂继1958年秋天“吃饭不要钱”的短暂红火之后，每况愈下，到1960年春已是难以为继了。“巧妇难为无米之炊”。二嫂就是再精明、再能干，但她变不出米来，因此食堂的米糊也日渐更稀了。左邻右舍也相继倒下了不少人。有一天，50多岁的村人王迺贵(我们喊他“王四爷”)，手持一个装糊糊的大瓦盆，一边说着孩子们如何喊饿，一边突然向二嫂跪下磕头。

俗话说：男人膝下有黄金。王四爷这么一跪，立刻惊呆了众人。二嫂泪如雨下，扶起了王四爷，无语凝噎。

那天我也在场。王四爷饿得头昏眼花，难以找到救世主。他向二嫂下跪，实在是跪错了对象：二嫂一不是队长，没有掌握任何权力；二不是会计，管不着饭票发放；三不是炊事员掌控勺把，谈不上给多给少、给稀给稠。二嫂自己也在挨饿，孩子嗷嗷待哺，而且她的公公、我的伯父，还有我们共爱的老祖母，也早已永远躺下。

但是，三十庙一些不满二嫂、嫉妒二嫂的人，这一下找到了着力点：你能，你能，这一下，你对三十庙人犯罪过了吧！从此，二嫂安心做一个农妇，无世无争。

二嫂比我大四岁，待我甚笃。她从心底深处崇拜、敬重读书人。我看重二嫂的关键之处在于：她忠实履行为妇之道，其中之一便是繁衍后代，慎教子孙。她和二哥终生和谐相处，生下四男二女：四个儿子高大健壮，两个女儿美丽厚道，都受过初高中教育。孙辈共有十多人，出了三个大学生和一个研究生，在三十庙形成了一个为人称道的族群。

我的祖籍在合肥德胜门外二十埠，明珠广场附近。始祖明洪武初年便由南昌来到合肥，将近800年繁衍不足2000人。我是二十埠近年所修《徐氏宗谱》的主编。我在序中号召徐氏后代夫妇：尽可能多生儿女，多育子孙。因此，我特别敬重二嫂。虽然她现在日子好过，但我每次返回总要给她千儿八百零花钱，以示慰藉，数十年如此。

永别了，敬爱的二嫂：王韵荷。

麦 收

史云喜

在六七十年代，农村出生的孩子们普遍读书较迟。我初中毕业那年，已经年满十六周岁了。时值风华正茂的年龄，正是励志苦读的岁月，而我却似乎从此走到了求学的尽头。那一年，我中考落榜了。

麦收时节，我带着无限的沮丧，无边的落寞，回到老宅那几间土坯房里。当年，我和多数同窗毕业生一样，愿望是能够考取本县的一所中专师范学校。在那时，能考上中师便可跳出农门，吃上商品粮，成为拿国家工资的人。这是广大农村没有背景的孩子们摆脱农耕生活的一条捷径。而我，却没能翻过这道坎，在预选的第一关就被刷了下来。

竞争是残酷无情的。当被预选上的同学们继续挑灯夜战的时候，我却像泄了气的皮球，拖着疲惫的身躯，回到了父母身边。班主任老师也曾登门安慰过我：“不要灰心丧气，你的最大弱点就是学习偏科。要趁着这个暑假补习一下弱项，秋期还有复读的机会，争取明年取胜！”绝望中的我，又看到了一丝希望。

毕业正逢收麦季。天刚蒙蒙亮，母亲就喊我起床，她说：“书读不进去了，就别往死胡同里钻了，马上帮你伯(父亲)收麦子去。”我“嗯”了一声，母亲似乎没有听见，又加大嗓音催促了一遍说，“你伯已经起五更去南湾收麦子了，你不要磨蹭了，抓紧起来赶过去帮帮忙。”我已经没有任何推辞的理由和勇气了，草草洗把脸，拿了一块凉馍，带上父亲头天晚上磨好的镰刀，灌满一壶井水就匆匆出发了。

顺着弯弯曲曲的湖畔小路，我走了接近二华里，来到南湾。站在田头一看，很大的一块麦田，麦子已被父亲收割了将近一半。父亲像一个不知疲惫的机器人，猫着腰佝偻着背，左手揽着一把麦子，右手挥舞着镰刀，双手联动，左右开弓，只听他身边不断发出“嚓嚓”声响，身后的麦捆子数量便不断地增加。看着那一排排摆放整齐的麦捆，我心中顿时涌出异样的感受，既有丰收的喜悦，又有对父亲辛勤劳作的怜悯。只顾低头割麦的父亲，额头上那几道深深的皱纹里饱含着汗水。两鬓已经斑白，人生的年轮已转过六十大圈。我内心深处忽然一阵隐痛，如若自己以后不能改变命运，便会像父亲一样终生窝在这田墒沟里。只能接过父亲的镰刀和锄头，年年岁岁、周而复始地过着这面朝黄土背朝天的日子。想到此处，心头便涌上一股莫名的悲凉。

太阳爬过树梢，照在金灿灿的麦田里，瞬间，大地就像下了火似的。看着挥汗如雨的父亲，我已没有心情再去欣赏眼前这幅优美的丰收画卷，忙着从水壶里倒出一杯凉水来，递到父亲身边，亲切地喊了一声：“伯，喝点凉水再割吧！”父亲应了一声，又连续割了两捆麦子，才咕咚咕咚地把那杯凉水一饮而尽。父亲全身被汗水浸透了，像刚淋过雨似的。他撩起衣襟擦了一把脸，无奈地看着我说：“没考上学就算(认)了，咱家老几辈子都是种地人。只要实打实做事，干哪一行都能弄碗饭吃。”

待我把麦捆子拾掇差不多时，父亲已把整块田麦子收割完毕。我心想，此时的父亲一定是很累了，肯定会坐在地头歇一歇的。万万没想到，他老人家刚放下镰刀，就开始拿起扁担，展开担绳，把一捆捆麦子码在担绳上，熟练地用担绳把麦垛勒紧，而后插上扁担，一担一担地往家运。高高的麦垛子遮住了父亲单薄的身影，只能看见两垛麦子同时起步，沿着我们来时的路缓缓地向家的方向移动着。一趟又一趟，父亲那浅色衬衫的双肩被汗水和扁担磨成了深褐色。火辣辣的阳光烧灼着父亲青筋暴起的手臂，蒸腾的汗臭味散发在空气中。父亲喘着粗气，头和脸上的汗珠子成串往下掉。

父亲没有叫苦。他挑完麦子，放下扁担，解开上衣的纽扣，用凉水毛巾擦拭了一下肚皮和脊梁，感概地说，“老天保佑我们农民，今年麦子大丰收。家家户户粮满仓，人人都能吃上白面大馍！”

父亲就是这样一位朴实善良、任劳任怨、容易知足的老农民。尽管他的付出和收入不成正比，也从不斤斤计较和怨天尤人。他总是默默无闻地行走在一条情非得已的道路上，一步一个脚印……

一年又一年，麦子黄了又黄。如今，父亲已离世十多个年头了。每当麦收的季节，我总要抽空到田间地头转一转，感受一下农人的辛苦和丰收的喜悦。虽然当今农村已实现了机械化收割，但从大片成熟的麦地里，仍然能看到躬身劳作的父亲的影子。

夜宿康定

许道连

一首旋律优美、脍炙人口的《康定情歌》，一经问世便风靡全国，成为家喻户晓人人会唱的经典民歌。歌里讲述的一座山、一朵云、一弯月、一座城，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的故事，让无数少男少女痴迷、甚至癫狂。它唱迷了青年人，唱醉了所有人。于是，康定，这个充满神秘和浪漫的地方，神奇壮丽的自然风光，璀璨悠久的康巴文化，成了无数人遐想万千，无比向往的圣地。

我的西藏之旅，在饱览过泸定的磨西古镇风情后，迎着秋日斜阳，车行2个小时便进入了康定县。一到康定，心便在秀丽的自然景观、动人的美丽传说和浓郁的民族风情中沉醉。

康定在历史上属于羌地，和成都平原紧密连接，三国时期称为“打箭炉”，一听就是和弓箭有关。在蜀汉时期，诸葛亮南征孟获，遣将郭达到康定造箭而得名。相传郭达将军昼夜造箭三千支，为诸葛亮南征的获胜提供了保障。造完箭后便乘仙羊而去，后人为纪念郭达造箭功绩，就把康定城东一山取名为郭达山。在清咸丰年间，还在郭达山下建有郭达将军庙，造炉打箭的地方也就成了康定最早的名字。康定也是川藏咽喉茶马古道重镇，藏汉交汇的中心，自古以来就是康巴藏区政治、经济、文化、商贸信息的中心和交通枢纽。康定这个名字是取康定安宁的意思，而在藏语中称康定为打折多，意为打曲(雅拉河)折曲(折多河)两河交汇处。而穿越康定城的河就是折多河，河水湍急奔流，气势磅礴，雄浑中彰显着壮美，有了这条河的点缀，让整个康定城都充满了活力。

在我走过的州府所在地城市中，康定是我见过的最小城市了，可以用袖珍来形容，整个小城就坐落在高山峡谷里，雅拉河汇入折多河后由西向东穿城而过，因为落差大，水流湍急，掀起层层白浪，这也是我见过的比较有气势而又有着地域特色的河。所有建筑都沿着山脚依山临河一字排开，街道狭窄，整洁干净，精致高雅。楼房体现藏族的建筑特点，红、黄、白相间，色彩鲜明，与青山流水、雪峰和蓝天白云交相辉映，构成一副美丽的高原小城山水画卷，体现了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。在东大街的河对面就是郭达山，挺拔险峻，直刺蓝天，数朵白云环绕山峰，停滞不动，恍若仙境，这便是有名的“郭达停云”景观。近处的一座小山上，可见许多佛像，挂有经幡，迎风招展，尽显着庄严与神秘。折多河两岸垂柳依依，随风摇曳，就像藏族少女披散的秀发。漫步城中，沿着折多河自东向西逆流而上，观赏着山城的美景，下桥、中桥、上桥、将军桥横跨折多河上，桥下水流湍急，卷起层层雪浪，形成“四桥雪浪”的奇特景观。如果说跑马山是伟岸、彪悍、奔放的康巴汉子，英俊潇洒，让人心动而爱慕；那么，康定城就是温柔、美丽、活泼而又不失野性的藏族少女，妩媚动人，令人喜爱而迷恋。

夜幕降临，灯光璀璨，康定的夜景，柔美而又妩媚。漫步折多河畔，看河水滔滔，奔流不息，此时的折多河水用它的激情向你讲述一个灵动的康定。“黑黑的天空低垂，亮亮的繁星相随……”山腰上，清辉色的荧光，绚烂皎洁，让你恍如置身于唯美的童话世界里。星星点点，向你讲述一个柔美的康定。藏式的建筑，古朴的吊灯，三五成群的游人，或悠闲徜徉，或打卡拍照，这使我感受到康定比其他藏区城市的热闹。

在城中心的情歌广场，在《康定情歌》的优美旋律中，人们载歌载舞，在尽情地跳着锅庄舞。在青稞美酒的浸染和情歌的陶醉下，人们变得格外亢奋和多情。灯光映红了藏族姑娘美丽的脸庞，带着几丝羞涩和兴奋；情意绵绵的康巴小伙眼里流露出渴望和激动。旋转的舞步，向你讲述一个幸福的康定。回到客栈，折多河的流水和着《康定情歌》的旋律，回响在耳旁，睡梦中游走在木格措，游走在跑马溜溜的山上……

吕跃 摄于金安区毛坦厂镇明清老街董大姐酥饺铺